

冬夜读书

□孙继斌

我所读过的书,有很多是在那些年的冬天读到心里去的。

冬日读书的意趣,其一在阳光。因为寒冷,冬日的阳光便带有一种救赎般的幸福。记得常常在阳光充溢、没有寒风的墙角,放定一把椅子,倒上一杯热茶,一卷在手,别无他求。暖暖的日色缓缓在泛黄的书页上游走,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种宁静光辉的氛围里,时间和书本外的纷扰,很容易被抛诸脑后。小小的院落里,日色沿着青苔隐隐的墙头,不露痕迹地吞噬着时光。而心,完全迷失在书本那自由广袤的精神之乡。

借着冬阳的暖意,文字也仿佛氤氲着一层暖意。记得儿时冬天读《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刘煮酒论英雄》,当读到“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聚雨将至”这段文字时,刘玄德韬光养晦的权变和曹孟德咄咄逼人的霸气间的交锋,似乎都因为那一樽伴着青梅煮在火上的热酒,而变得有那么一丝温热了。

寒冬读书,意趣之二在夜读。日色灿烂的日子当然不可能频频拥有,但在寒夜里读书,自有一番独特的享受。因为寒冷,屋外少有人声。除了大风呼啸,晃得树干或窗玻璃也一起颤抖作响外,冬夜寂静得为读书人把一切喧嚣都过滤了,包括素日里常常扰人清梦的狗吠,也被寒冬晕染成零星几点的呜咽。

虽然周围寂静到极点,人却因为寒意而不至于昏昏沉沉,夜足够

寂寞而冗长,可以装载得下任何思接千载、神游八极的阅读野心。在没有电视与手机的房间里,对着四面白墙,一屋萧然,拥被夜读实在是最适宜的人生内容。

也因为这份寒冷和宁静,文字的温度也更为动人。比如在冬天读《射雕英雄传》里郭杨两家的雪夜小聚,“当晚包氏将一只鸡和着白菜、豆腐、粉丝放入一只大瓦罐中,在炭火上熬着,再切了一盘腊鱼腊肉。到得傍晚,到隔壁去请郭啸天夫妇饮酒”。隔着泛黄的书页,仿佛都能闻到那瓦罐里咕嘟咕嘟熬着的鸡肉带着升腾的热气散发的香味。古人喜欢围炉夜话,多半也是深谙此中意趣。

冬天读书,意趣之三在雪。一场大雪配一卷好书,实在是再好不过。每每品读《红楼梦》四十九回里的这段文字,特别有雪天的味道:“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没有这一场大雪,怕是再好的红梅鹿肉也催生不出海棠诗社那么多好诗句吧!

在手机、电脑慢慢取代了书本的今天,空调、地暖赶走了寒意,也似乎赶走了那冬天读书的美好意趣。



冬日之暖

□黎武静

冬季时,最容易想起那些岁月里的暖意。很多年前,尚在稚龄,放学后推开外婆的家门,直奔家里的铁皮炉,又怕太烫,隔着手套贴上去取暖。没一会儿,便不再觉得冰冷。这一点经年的暖,就留在了记忆里,日渐清晰,不肯或忘。

如今的冬夜,偶尔会泡一碗方便面,意思意思,聊当宵夜。并不多吃,只是和母亲共享一块方便面,摊成两碗,香气氤氲里,两人四目相对,笑意盈盈。

想起中学时的晚自习,在寒风中冲回家,便有母亲做好的挂面,打一个葱花鸡蛋的卤,热气腾腾,时机刚刚好,暖彻肺腑。

泡方便面时亦会想起旧同窗,记忆里一起聊天的时光、一起吃过的食堂、一起开玩笑时走过的操场,那些互相参与过的点点滴滴,如今隔着人海茫茫、千山万水,思念悄然,眷念无声。

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这样停留在岁月里。每一句说过的无关轻重的闲闲絮语,都成为汇聚海洋的涓涓细流。那年那月那日,我与你,转过实验楼的转角,在拥挤的同学们形成的人潮里,互相打着招呼,期待着尚未来临的精彩未来。未来充满未知,那人潮里都是风华正茂的少年。大家叽叽喳喳,各自絮絮不休,声浪里分不清谁在谈论着什么,只和近旁的两三个人嘻嘻哈哈玩闹而行。

大雪过后,四处都是雪的影踪。校园的花坛里有顶着雪的花苞,娇羞粉嫩,娉婷玉立。蓦然回首,这一刻的惊艳,定格成一幅旷世杰作,在我的记忆里历久弥新。

凛冽的冬里藏着的暖,是回忆与思念交汇而来的感动。那些我们惦念着的温馨过往,都是点滴,都是片刻,都是当初不经意的刹那时光。

岁月如流,不舍昼夜。被岁月留下的,是此时轻轻想起的冬日之暖。

喝茶

□任彩

古人喝茶不喜欢人多,认为一个人喝可以得到茶的神味,两个人喝得到茶的趣味,三个人喝只能得到茶的味道,而七八个人那就只是解渴了。讲究喝茶的人最好孤寂坐,所谓毋妄毋欺,忘掉职位成就,忘掉茶叶价格,抛开功利的杂念,这样才能进入审美的天地,细辨茶中的“高温香、中温香、低温香”,而单是茶香就是个繁复的世界。如果能“无我而后真我”,进入触处洞然的慧境,那就得“道”了。

张岱的《陶庵梦忆》中“闵老子茶”算是茶界的精彩奇文,徽州茶人闵汶水乃茶道高手,闻茶识茶,看水识水,即所谓茶不置口,文中张岱与汶水老人的对话让人有一种“茶虽平而道却深”的感觉,令人拍案叫绝。

现在满世界都在宣扬茶文化,有许多名家讲授茶道思想,从茶的起源品种、水质秉性、器皿杯什,再到喝茶环境、人情和乐,目的就是教你懂得生活品质之美,领略茶的好滋味。但物质水平高,不一定就“懂”,得非常有闲情,才会讲究泡茶时的服饰雅、器皿雅、时空雅,那样的座客也才皆是可人儿。

我几乎天天喝茶,但对茶懂得很少,想象不出陆羽当年是以什么样的心境写下《茶经》的,也无苏东坡的才情——焚香小坐、静气品茶时还能顺带给茶取个好姓名。

我最早喝的是家乡的“芝麻豆子茶”,湖南有的地方叫“擂茶”,就是把芝麻、黄豆炒熟和姜末、茶叶末放一起,用开水冲泡着喝。特别在春节,湿冷的冬季里大家围坐火炉,泡上这样一杯,简直就是世间最美妙的享受了。

而平生第一次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我妈喝的茉莉花茶,原来“香”这种用鼻子感觉的事,居然还可以喝进嘴里,使人神清气爽。成年后到广东我哥那儿喝茶,才算真正开始尝到了一点茶的神韵。

茶像人一样有不同的性格,喝的日子一长,总会不知不觉有些许感受。碧螺春最是淡雅,如豆蔻年华的小清新;铁观音,外刚内柔,清香扑鼻,是岁月沉淀下余韵悠长的中年;红茶香甜醇厚,极具雍容气度;单枞好比高人,喝一口即能指点迷津;至于陈年普洱,却像一位老者,乍一看似乎不那么起眼,然而当你走进他的内心,他智慧的光芒却能带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洗礼和顿悟。也不见得真有其人其事,只不过从茶味中得到一点灵犀,与我内心版图上的人物一一印合,我在替舌尖上的滋味找人的面目而已。同一个杯、同一种茶、同一种泡法,喝在不同的喉咙里,冷暖自知,完全是各人的心证功夫。

有人喝茶是在喝一套精制而考究的手艺;有人握杯闻香,吐纳清浊之气;有人见杯即干,不事进德修业;有人随兴,水是好水,壶是好壶,茶是好茶。

从来佳茗似佳人,我是布衣白丁,不为情所困,眼前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可道,非常道,我只要一刹那的香韵,无道一身轻。我的喝茶生涯乏善可陈,茶对于我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平常。好茶、劣茶怎么分,前人茶书中备注了,凡有恶客、大宴、为人事所迫时不宜沏茶,会糟蹋佳茗清心。杯什器皿用得久了,与我脾性相切,如见故友,虽缺角漏水,我不嫌它,核价高低那是店面的事,用不着标在生活上。

最近几年习惯了味道的茶不知都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常日子里像老朋友似的茶了。